

# 言寓的言寓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initials in blue ink, possibly reading 'R. H. H.' or similar, enclosed in a stylized, irregular border.

刊叢學文年少界世  
言寓的言寓

著支維雪羅陀  
譯之愈胡



店書明開



## 葉序

這本書從前用東方寓言集的名稱刊行，現在改稱寓言的寓言。裏面幾篇故事都是「寓言」。什麼是「寓言」呢？看第一篇寓言的寓言，就可知道大概。真理最初想赤裸裸地走進皇宮；結果被趕走了。第二次去時，她自稱爲講道，穿着粗硬的毛布衣服；但仍被拒卻。第三次她再去，特意地打扮自己，從各地取來華美的衣料，又加上各種珍貴的裝飾品，這時候她自稱爲寓言；果然，皇宮的門爲着歡迎她而大開了。在這篇故事裏，作者不是說「寓言」就是真理的化裝麼？

111

我國古時的「子書」裏頗有一些寓言，外國的如伊索寓言，也是二千年以前的東西，對於這些，不論什麼時代的人都歡喜看；因爲歡喜看，無形中就受了牠們的教訓，用來

處事接物。聖經賢傳裏的教條，父兄教師們的指導，或許倒沒有這樣的效力。若問爲什麼，當然由於一邊能令人歡喜，而一邊卻未必。若更問一邊何以能令人歡喜，那就由於寓言是各式各樣地化了裝然後登場的。

設一個十二分淺近的譬喻。我們要勸人家不要互相爭競，致兩敗俱傷，被第三者得了好處去；若照這意思直說，那就是想赤裸裸地走進皇宮去的辦法。另一個辦法是給這意思化了裝，不要爭競哩，兩敗俱傷哩，第三者的好處哩，這些一概不說，卻說上一個「鵝蚌相爭」的故事——這故事大家知道，初級小學生的讀物裏就講到了。這兩個辦法那一個有效，當然不能確切斷定，但是取前面的辦法時，人家聽到的只有這一點意思，如果雙方正各得意氣旺盛，說不定會說「兩敗俱傷麼？管牠！先拚一個你死我活！」再說取後面的辦法，並不勸阻，卻說一個故事，這就教聽的人動天君想了，他們將想到鵝蚌的愚蠢和固執，漁人的貪欲和勝利；他們更將突然警省，他們自己表演的正是這故事；於是「這又何必」的意念就跟着浮起來了。這樣說時，取後面的辦法似乎較易達到說話的人的期

望。爲什麼較易？就因爲這除說了的故事之外，還有隱在故事背後的意思留待聽話的人自己去想，想固不限於一方面，但無論想到那一方面總之是「自得」的，比徒然聽人家說說的來得親切得多。化裝的寓言，牠有這樣的妙用。

不限於向人家勸說，總之有一點意思要貢獻給人家，預備作誘導的講說或文字時，老實直說大概是最笨的方法。其次是採取講道的態度；板起面孔來說「我這樣教訓你們，指導你們」，人家聽不聽也往往在不可知之數。讓人家「自得」，形式上全沒有誘導的痕跡，但最能收誘導的功效；所以是最高明的方法。從古代到現在，一些聰明人不大作正言莊論，卻愛說貓呀狗呀豬呀的寓言，我想，就因爲這個緣故。

愈之先生說，政治黑暗，不許人自由說話，就造成寓言一類東西風行的現象。這自是眞切的觀察。然而化裝的寓言具有特殊的魅力，是最巧妙的表達意思的工具，我想，就是在未來的自由社會裏，仍舊會被一般聰明人所採用吧。

這本書裏的幾篇寓言篇篇都好。各人看過以後可以有各不相同的想頭；這因爲隱

在故事背後的不只是簡單的一個意思，是作者先有了豐富的人世觀察，然後把牠化裝起來的。想頭原也無妨各不相同，總之是接觸了作者的意思的一方面。多讀幾回，多想幾回，不就是各方面都接觸到了麼？其中豬的故事一篇，我願特別提出來推薦給親愛的少年。認識了這一匹豬，定會明白怎樣做人。

二十年九月二十五日，葉紹鈞作

## 譯者序

天下老鴉一般黑。走到無論什麼地方，都不會容許你自由說話的。雖然有過「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一句古話，但是古今中外的權力者似乎總想把天下人的嘴都封鎖起來，全不想到這是一種不可能而且可笑的事呢。單說從前的俄羅斯罷。從前俄羅斯的皇帝在現今是只有流亡國外，託庇外人宇下的一些白黨在追悼他了；可是在十年以前，不過十年以前，他還相信他是可以長治久安的，所以他就盡力箝制言論，他不許俄國人說一句不大恭敬的話。當時俄國政府箝制言論，檢查新聞的方法，是特別完備，而且周密，因此直到現在，還有許多國家的政府是在竭力仿效呢。

在俄皇時代，據說一切的印刷品，書籍報章，在印刷以前，或印刷以後，都必須經過檢

查官審閱，認為「並無違礙」，方纔可以發行。報章雜誌的編輯人，以及書店老板，時常接到政府警告，不准刊行某種的文字；要是檢查官對於某種書籍認為不合，立時可以禁止發行，甚至把發行機關封閉，把著作人拘捕監禁；因此被放逐到西伯利亞，或遭殺身之禍的，是常有的事。檢查的條例更非常苛刻，詆毀政府的不必說；對於教會及因襲道德的批評，以及一切關於社會問題的文字，全在禁止之列。有時竟至鬧出十分可笑的事。克魯泡特金在他所著的俄羅斯文學的理想與現實裏是這樣的說着：

「在以前，關於檢查官的種種笑柄，單從斯喀鼻恰甫斯基 (Skabitchevsky) 的一部文字檢查史 (History of Censorship) 裏，就可找到了許多。單講一件事就够：布雪金寫了一首詩，是講到女人的，裏面有『你的神聖的身軀』『她的天國的美貌』。這一些字句，檢查官就在這首詩上打了一個大叉，用紅墨水在原稿紙上批註着，說這等字句是褻瀆神明的，不准刊印。詩歌往往被檢查官割裂刪節，不問牠是否合於韻律。有的時候，在一篇小說中，檢查官甚至代你隨意的添上了「二段。」



因了檢查的嚴密，俄國的出版界，就造成了兩種的現象：第一，關於批評政治問題，社會問題，道德問題的著作，往往送到國外去印刷發行。第二，報章雜誌上竭力減少評論時事的文章，多登文藝作品，如小說寓言，文學批評等。因為文藝作品，在表面上並沒有提及政府，教會等名辭，在骨子裏卻依舊可以批評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或思想問題等，這樣就把檢查官的目光瞞過了。例如都介涅夫的小說，滿紙是講男女關係，是講戀愛，在腦筋不大靈敏的檢查官（無論何處的檢查官腦筋總是不大靈敏的啊！）看來，以為這並不是「危險」的，可是每個讀者卻都能感到這些小說裏面充滿着反抗思想和對於一切現存制度因襲道德的批評。所以從別一方面說，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有特殊的發展，未始不是受了嚴密的檢查制度之賜。現在我們的作者陀羅雪維支也便是罩着文藝的面幕瞞過檢查官的眼目的俄國諷刺作家的一個了。

佛拉斯米恰洛維支陀羅雪維支 (Vlas Mihajlovič Dorošević) 生於一八六三年。

和許多別的俄國著作家相同，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就是在經過了長時期的生活奮鬥之後。他做過戲子，做過舞臺說明者，可是都失敗了。到後來他開始替各種日報和雜誌撰著諷刺的小品文，方纔博得廣大的榮名。他在報紙上所發表的文字，傳誦很廣，對於革命前的俄國社會生活，他是一個有偉大影響的人。他是慣用比喻的文體，指摘俄國政治社會各方面的種種罪惡和缺陷。他把當時的暴政，和握權的人物，都攻擊的體無完膚，描寫的淋漓盡致，卻絕不顯露出「違礙」的字句。他所專長的，是借用了東方生活作題材，儘量地諷刺俄國政治社會的情狀。（但是本書的讀者都會明白，他所諷刺的，怕不只是俄國的情狀罷！）他，是大膽地說出了當時俄國人所不能說不敢說的，可是從文字的表面看來，卻只說着土耳其的故事，印度的故事，中國的故事，所以檢查官竟不能禁止出版，也不能將他治罪。

除了寓意的故事童話以外，陀羅雪維支更寫了許多文藝批評，戲劇批評，以及關於莫斯科中等階級，城市貧苦階級的生活的小說。他的整部的文學作品有數大冊，此外短

篇的小品文字則散見於數千種的報章雜誌中間。他的作風是尖刻，深切，純樸，剛勁，印象非常強烈而又是富於詩趣的。在他晚年，任莫斯科最著名的報紙“Russkoje Slovo”的主筆，至十餘年，直到該報被蘇維埃政府沒收時止。一九二一年，陀羅雪維支因受政治環境的刺激，並為貧窮所迫，悒鬱而死。

本書所選陀羅雪維支的作品共六篇，除兩是從世界語週刊“Sennaculo”中譯出外，其餘的五篇都是從世界語國際文學叢書第十五種“Orientaj Fabeloj”轉譯。世界語的原譯者為Nikolas Hollov。就中錯打了屁股一篇，因為所說的是中國的故事，不少牽強附會的地方，譯成中文後，曾加以改作，和原文已有許多出入。又本書的書名，照世界語題名，應稱為「東方童話集」，但就陀羅雪維支的文體，卻是以諷刺為主，似更近於伊索式的喻言，所以譯出後曾改題為東方寓言集，列入文學週報社叢書。

友人陳均正先生說起，本書很值得貢獻給少年讀者們。因此趁着再版的機會，把本

書改作世界少年文學叢刊之一。

譯者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

# 目錄

葉序

譯者序

寓言的寓言·····	一
喀立甫和女罪犯·····	一五
赫三怎樣落下了褲子·····	三四
錯打了屁股·····	五〇
雨·····	六五
豬的故事·····	七一

## 寓言的寓言

有一次，真理決意要去朝見宮廷，

就是赫龍·阿爾·洛希特（註一）的宮廷。

神是偉大的！神造了婦女又造了空想。

真理對了自己說：

「可不是嗎？在那先知的樂園中委實有着不少的仙女啦，在那地上的樂園中，在那皇帝的宮禁中，委實有着不少的麗人啦。在先知的園中，我許不是仙女中間的最末的一個；在皇帝的所有的妃嬪中間，我卻確實是第一個了，在所有的宮女中間我卻是第一個美麗的宮女了。還有比我的朱唇更鮮豔的珊瑚嗎？從這朱唇中間吐出的呼吸，又是多麼

柔和我的腳兒又是多麼白嫩啊。我的乳峯真像兩片百合花，在百合花的尖頂綴着朱紅的斑點。要是能把頭靠在我的酥胸的，那真是幸福的人啊！他一定會做着奇異的夢了。我的臉真像滿月一樣的秀麗，我的眼真像黑金剛石一樣的光亮，假如有人靠近了瞧着我的眼珠，不論他是怎樣偉大的人物，他免不了笑着看出自己是太渺小了。神在歡樂的時候創造了我，我的本身便只是頌讚我們的創造者的歌。」

真理忽然立意來到了皇宮前面。

她只帶了她的美麗，赤裸裸的不掛一絲。

走到了皇宮的大門口，一個老人帶着恐怖喝住了她。

「婦人，你連面幕都沒戴上，到這裏來做什麼？」

「我想去朝見尊榮高貴的蘇丹赫龍·阿爾·洛希特，就是派提雪荷（註二）和喀立甫（註三）我們的大皇帝。在世間除了神沒有比他更高的了！」

「一切事情全是神的意志！你叫什麼名兒？你是不是叫無恥啊！」

「我的名兒叫真理。兵士先生，聽了你的話我並不見怪。人們總是把真理認作無恥。把虛偽認作羞恥呢，請到宮裏去，給我通報一下罷。」

在喀立甫的宮廷裏面，聽得真理來了，大家都非常激動。

「她來了，許多別的不免都要走散了。」總理大臣祁亞發爾沈思着說。

許多的大臣們也都覺得阢陞不安了。

「她究竟是一個女人啊！」祁亞發爾說。「照着我們這裏的規矩，每件事情都由着那些不懂得這事情的人去幹。在我們這裏，關於女子的事是由太監去管的。」

於是他就到了太監總管那裏。

他到了保管派提雪荷的平和、尊榮與幸福的人那裏，便說道：

「最尊貴的太監啊！那邊來了一個自信以為美麗的女子，把她攆走了罷。你該知道在皇宮裏邊這如何使得。請你攆走了她，免得違犯了宮廷的規矩。一切的事情都美麗地莊重地辦去罷。」



太監總管忙到了宮門口，用了他的死沈沈的眼向那赤裸的女子瞧了一眼。

「你想朝見皇上嗎？那可不行，像你這模樣，他不能見你。」

「爲什麼？」

「人到了別的世界來時是帶着這模樣的，離開了別的世界去時也是帶着這模樣的。可是在這世界裏像這模樣就不應該。」

「真理只有當她是赤裸裸的真理時纔是好的啊。」

「你的話和法律一樣的公平。但是派提雪荷的權力比法律還高。像這模樣，皇上斷不能見你。」

「神創造了我，便是這副模樣！太監先生，請你當心，別說出謗毀神明，輕蔑神明的話來。謗毀便是不智，輕蔑便是傲慢。」

「對於神所造的一切我不敢謗毀，也不敢輕蔑。但是神造了番薯是生硬的；人喫番薯以前，先把牠煮了。神造了羊肉是帶着血的；人喫羊肉之前，先把牠炙熟了。神造了穀米